

# 花萼恨

顧  
明  
道  
著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顧明道著

花夢恨

嚴獨鶴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長篇言  
情小說  
花蕩恨  
全書一冊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吳門顧明道

校閱者 陳冠英

發行人 陳兆椿

印行者 春明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中  
書錦里口  
春明書店

分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 自序

嘗讀小雅常棣之詩其三章云「脊令在序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冀」反覆慨言朋友之不如兄弟示人以親疏之分反循其本本心得而由親及疏蓋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攷矣夫然則兄弟之情顧不重歟？然讀其五章則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是則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又讀淮南王尺布斗米之謠更令人感慨無已也夫常棣之作閔管蔡之失道也以周公之聖而遇管蔡之惡雖親如兄弟不能救焉此周公之所以悲也嗚呼孝弟之道不爲世所重也久矣！此叔世人亡澆漓弑父殺兄數見不鮮他如爭卜式之田者有之分田氏之樹者有之豆萁相煎者有之酗酒射牛者有之則常棣之詩殆亡手足之恩幾絕宜乎世之大亂也。花萼恨之作亦感于墳簞之義漸滅弟奪兄產母失其教骨肉之恩旣以既滅而家道亦由是而衰壞寧非有心人所痛惜欲借此三寸不律演爲稗史以作擾擾衆生之當頭棒喝也且家庭之內九重母教如書中秦氏若不溺愛其子心懷偏私則對于克繩兄弟無分軒輊教之以義培之成材勉以友于之義則一家輯睦王樹雙榮母愛之偉大可見矣何至有後日之惡果乎嗚呼！克家之墮落雖有種種原因而母教之失尤爲最大之因春秋

花 毒 恨 自 序

二

之義，不能爲秦氏恕也。故吾望讀此書者，盍一誦常棣之詩而深思之，則花毒之機常輝，龍駒之匹齊名，八龍三虎，五絕雙珠，安知夫不能重覩于今世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中秋吳門顧明道序於滬濱寄廬

# 花萼恨目次

|      |         |    |
|------|---------|----|
| 第一章  | 鶯啼燕語報新年 | 一  |
| 第二章  | 憎愛分明後母心 | 六  |
| 第三章  | 問君誰是意中人 | 一一 |
| 第四章  | 心有靈犀一點通 | 一六 |
| 第五章  | 初相見似曾相識 | 二一 |
| 第六章  | 新歌一曲令人艷 | 二六 |
| 第七章  | 千金散盡還復來 | 三二 |
| 第八章  | 春愁黯黯獨成眠 | 三七 |
| 第九章  | 賴有智囊作魯連 | 四三 |
| 第十章  | 最是可憐阿母心 | 四八 |
| 第十一章 | 疑神疑鬼有陰謀 | 五四 |
| 第十二章 | 一片深深抵憤情 | 六〇 |

花 夢 恨 目 次

二

|       |         |     |
|-------|---------|-----|
| 第十三章  | 初下盧家玉鏡臺 | 六九  |
| 第十四章  | 欣識吳門交際花 | 七八  |
| 第十五章  | 落花時節又逢君 | 八七  |
| 第十六章  | 問君底事總荒唐 | 九八  |
| 第十七章  | 淒涼病榻悲雙親 | 一〇六 |
| 第十八章  | 分離雁行嘆煥其 | 一二二 |
| 第十九章  | 世事茫茫難自料 | 一二三 |
| 第二十章  | 雙棲海上營金屋 | 一三五 |
| 第二十一章 | 卿須憐我我憐卿 | 一四一 |
| 第二十二章 | 因何水火不相容 | 一五一 |
| 第二十三章 | 妬花風雨猝興波 | 一五九 |
| 第二十四章 | 情天孽海如幻夢 | 一六八 |
| 第二十五章 | 一旦分飛同命鳥 | 一八一 |
| 第二十六章 | 花萼悴榮傷母心 | 一九九 |



## 第一章 鶯啼燕語報新年

最難更改的是風俗習慣，不論什麼事，倘然已是通行於民間，一旦想要改革它，總是十分困難。試觀我國的新歷舊歷，民初迄今始終是雙方並行，倒並不棄舊迎新，美其名曰農歷。所以國歷雖然頒布了若干年，而社會間一到歲末年頭，依然盛行過農歷的新年，家家爆竹戶戶桃符，有錢的人家殺雞宰豕，結綵懸燈，非常熱鬧快樂。對於國歷的新年，却是陽奉陰違，反不見有何點綴。尤其是蘇州地方，它是在京滬綫上的一個風景幽雅，地方安靜的住宅區。古語說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在蘇州的人民沉醉在山輕水溫的環境裏，很多優哉遊哉聊以卒歲的富家，便是一般小康之家，以及商人們，當那農歷新年的時候，也多粉飾太平，椒花獻頌，團拜咧，賀年咧，請酒咧，家家熱鬧，歡騰華屋。最普遍的便是以賭博為新春的娛樂，往往呼盧喝雉，一擲千金，而閨中小兒女相聚擲狀元簪，雖不脫封建思想，而比較那些牌九搖攤等武賭却又文雅而有趣味得多了。在民國二十年的時候，蘇州是一個很安甯的所在，不愧有天堂之

名。到了農曆新年，大小人家儘情求歡，都不肯讓他寂寞過去。在閩門南濠街上都是些商界人家，雖沒有觀前街那樣又富麗，又摩登，充滿着吸引力，可是殷實的也很多。有一家外面是一個雙開間的顏料號，在新年的當兒閉着門，沒有開張。有幾個店員正在店堂裏聚着擲骰子，而在店的後進却另有一座美輪美奐的新式樓房。庭園中花木扶疏，境地幽靜，正中一個客堂裏，花磚上鋪着很厚的地毯，陳列着全紅木的器具，正中懸着一副神軸，桌子上放着大方供大香爐，三果盆子，天然几上左邊一個雨過天青的大花瓶裏插着猩紅可愛的天竹子，右邊是一座新式大自鳴鐘，正中還供着一盆水仙花，兩邊几椅上都披着大紅繡花的椅靠。前面走廊下掛着一頭鸚鵡，紅嘴綠羽，彩色十分醜麗，高喚着小少爺小少爺。這時正有一個西裝少年，履聲咭咭的從外邊走進來。這少年的年紀不過十六七歲，頭髮朝後梳着，擦的十分光滑，臉上也敷着粉，更顯得子都之姣，濯濯如春日楊柳。身穿新製的西裝，外罩着一件高領的大衣，兩手套着皮手套，拿着一根司的克，和一個快鏡箱，走到客堂裏把照相機向桌上一放，丟下司的克，不高興地伸着一個懶腰，這時候屏風後早走出一個中年婦人來，穿一件玄色綢的襯絨旗袍，手裏捧着一隻熱水袋，右手指上亮晶晶的套着一枚鑽戒，笑容滿面的對少年說道：「克家，你怎麼回來了，沒有去嗎？」少年把腳一蹬道：「都是母親要我等着吃蝦仁湯糰，遲了半點鐘，所以我跑到那邊，船已開了。我忙騎了一頭驢子向河岸上追去，直追到風橋，不見他們的影蹤。獨自一個人在寒山寺裏走了兩個圈子，寺已荒廢，遊人甚少，鐘聲非舊，碑文多蝕，沒有什麼好玩，因此只好回來了。」說着話擡起了一張嘴，露出一臉不高興的神情。婦人道：「好兒子別要生氣，這次不去也罷，梅花還未盛放呢。稍緩幾日我當邀舅父舅母屈尊伴你，不是更好嗎？」少年道：「我不高興隨舅父們一起去。今天是同學約的，他們有幾個從上海來一起玩，當然很有興致。都是你教我吃湯糰，就誤了我的時光，他們已開船去了。」婦人笑道：「你不好怪我

的，他們太性急了，爲什麼不等候你呢？」少年道：「這大概是小李不好，他本來和我有些意見，借公濟私，逐出我一個。明天見了他，必要向他理論。我莊克家不是請不起客人的，船錢船菜一起給我來也可以。」婦人道：「你不必這樣發怒，好玩的地方多哩，今天晚上請你到開明大戲院去看十五本西遊記，好不好？」少年搖搖頭道：「看戲嗎？我在上海不好看嗎？佈景好，角兒好，一切都遠勝這裏，何必回來看戲呢？」婦人搔搔頭道：「閑話少說，你沒有吃飯嗎？」少年點點頭道：「雖然沒有吃午飯，可是肚子已氣飽了。」婦人走過去，撫着他的肩膀說道：「好兒子何苦如此呢？我們剛纔吃過了，你沒遊着山，飯總要吃的，餓壞了身體不是頑的。你和誰嘖氣呢？真太犯不着啊！」說着話遂喚一聲阿寶，早有一個年輕的婢女，挑着前劉海，臉上敷着胭脂，穿一件青布單旗袍，笑嘻嘻地走過來說道：「少爺太太何事呼喚？」婦人道：「你快去吩咐廚子老陳端整二少爺吃午飯，把燒好的童子雞盛上來。」阿寶答應一聲，立刻回身走去。於是婦人陪着少年，開了屏邊一扇洋門，走進裏面去，乃是一間餐室。室中生着火爐，一室盡春。少年把大衣一脫，掛在衣架上，向正中間桌旁拉開一張沙發椅子坐下。阿寶跟着走進，取過一雙金鑲翡翠箸來，放在少年面前，又去端上兩個醬油和辣醬碟子，沖上一杯元寶茶。婦人坐在一旁，要着看他吃飯。一會兒一個老媽子托着一大盤菜肴進來，一碗一碗的放在圓桌子上。阿寶又去食櫥裏取出許多冷盆來放滿了一桌子。又問二少爺可要喝酒？少年道：「不要喝。」於是他取過翡翠箸，慢慢地吃飯。婦人指着中間一碗清燉童子雞，對少年說道：「我知道你對於什麼肉圓和蛋餃之類都不要吃，獨喜吃童子雞，所以我教老陳覓了來賣給你吃，別人都不能喝一口湯的，你快快多吃一些。還有冷盆裏的野鴨，糟雞，燻魚，紅燒蛋等，你在上海學校裏嘗不到這些好滋味，也可以多吃一些。」少年將箸夾了一塊糟雞，送在口裏細嚼，便說道：「味道也不見佳妙，我在上海常和朋友們吃館子，什麼四川館子，河南館子，廣東館子，福建館子，以及各種

西餐都吃過了味道好的菜餚真多。春、天母親到上海去遊玩時，我可伴你去吃啊。」又把匙去舀雞湯喝，囉囉舌道：「這童子雞湯倒很不錯，上海館子裏沒有這樣原汁的。」於是喝了再喝。婦人見他兒子讚賞雞湯，便很快活似的說道：「那麼你多喝些吧。這雞肉也很嫩的，你可以一起吃下去。」於是少年儘吃那童子雞，一碗飯要快完時，婦人早在旁說道：「阿寶快代二少爺添飯。」阿寶掩在門外，連忙進來代少年添上一滿碗飯。婦人又道：「你歡喜吃鯽魚嗎？明天我吩咐老陳去買兩條大鯽魚來，加上冬筍火腿冬菇蛤蜊，煮鯽魚湯給你喝，好不好？」少年一笑道：「很好。我想帶些蝦乾到上海去請同學吃，他們很喜歡吃蘇州的大蝦，上海的蝦價錢實在太貴了，而且又不新鮮。」婦人道：「製蝦乾最好在四五月裏，揀了帶子的水晶大蝦，煮熟了，加上鹽味，在陽光下晒乾，可以不壞。現在天氣時時陰霾，不便製的。我代你燻些大蝦帶上去好嗎？」少年道：「也好。」說着話，午飯早已吃畢，阿寶端上面湯水來，給少年洗臉揩嘴。少年洗過臉，又對婦人說道：「我到那裏去好呢？時候已有二點鐘了。」婦人道：「到觀前去走走罷。」少年道：「一個人走沒有意味，這裏沒有跳舞場，否則還是跳舞有趣。」一邊說，一邊在室中將兩足溜躑着，做出跳舞的姿勢來。阿寶在旁掩着口笑。婦人對伊說道：「你瞧，二少爺到了上海去讀書以後，這種玩意兒都學會了。聽說現在大亨們在外邊交際都要學會這一套，像我們蘇州人是看不慣的。」阿寶道：「到底二少爺聰明，一學便會，換了大少爺是呆木木的那裏會如此呢？」少年聽阿寶的說話，便笑嘻嘻地對伊說道：「你不要學做舞女，拖黃包車來來來，我和你試一下子。」說着話，就過去拉扯阿寶的手臂，阿寶喊聲啊呀，連忙躲避不及，鑽到婦人身後去，少年把伊一把拖住，在室中團團兒打轉，阿寶笑得閃了腰，向少年哀求道：「二少爺好少爺聽了我罷，我是不會的。」婦人帶着笑道：「克家，你發癡嗎？和阿寶去跳舞做甚，快快放了手，要跳舞還是到上海去跳。」老媽子掩立在門口偷瞧，笑得咳起嗽來。忽然外面笑語喧

嘩，有幾個人驚驚燕燕的走進來，廊下的鸚鵡又嬌喚起來道：「好小姐，好小姐，」老媽子忙推門說道：「客人來了。」少年的手一鬆，阿寶一溜煙的逃到後邊去。婦人遂和少年走出堂來，一夥客人已走到客堂中間，當前一個西裝少年，約有二十多歲年紀，緊靠着他身旁是一位裝束華貴的少婦，披着一件灰背大衣，踏着高跟革履，臉上塗得紅紅的手裏還捧着熱水袋。背後還有兩個少女，都在葦蓆年輩，穿着新式的長毛駱駝絨大衣，燙着雲髮，塗着胭脂，格外見得美麗。又有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子，少女們見了婦人，便叫聲姑母。又見了少年，便帶笑道：「二弟在家嗎？」少年道：「什麼風吹，你們到此，兩位表姊，新年快樂。」一個頰上有一小粒紅痣，年紀稍長的答道：「今日吹東南風，所以把我們吹來了。我們要向姑母拜年咧。」還有那少年和少婦也說道：「我們是來向莊家伯母拜年的。克家兄弟湊巧在府。」遂上前和他一握手，男孩子也跑上來叫婆婆。婦人道：「難得你們前來，使我很是喜歡。衛少爺衛少奶，新年萬福。」於是兩個少女去拖一張椅子，強要婦人坐了一個個向伊拜年。婦人怎肯上坐，偏着身子，一個個把他們拉住，口裏還說着許多吉祥好話。拜年畢，婦人和少年便領衆人到右邊客室中去坐。室中也熊熊地生着火爐，一切陳設都是新式的器具，富麗堂皇。地上鋪着織花的大地毯，靠窗放着一張大沙發，東邊也是一對沙發，西邊一座玻璃櫥內放着不少古董玩器，正中是大菜檯，兩旁列着六張沙發椅子，壁上懸着油畫和繡花的鏡架，靠裏面一張大山上安着一座八盞收音機。婦人請衆人在大菜檯邊坐下，檯上放着果盤和水菓盆子。阿寶和老媽子早托着茶盤，獻上一碗碗元寶茶來。茶碗蓋上還各放着兩枚橄欖，這是新年中敬客的一種必要東西。蘇州人稱橄欖爲元寶，敬人吃這東西是教人賺元寶。凡是什麼食物到了新年裏都可稱爲元寶，不論它象形不象形，也可見得蘇州人善頌善禱的心理。大家喝着元寶茶，有說有笑。婦人說道：「今天克家本來被同學們約了同遊鄧尉山去賞梅花的，都是我早上要自己做蝦仁湯糰給他

吃，他遂一個人跑回來，悶悶不樂，沒處可走。恰巧你們來了，衛少爺，素小姐，請你們伴他打牌罷。」西裝少年點點頭道：「可以奉陪。」兩少女和少婦都把大衣脫下，帶笑說道：「我們正是要來打牌的，很好。」少年也微微笑着。婦人見他兒子並不反對，便吩咐阿寶快快端整桌子，縛上桌布，倒出麻將牌來，派開碼子。兩位少女和衛姓少年陪着二少爺打牌。少婦和婦人都坐在旁邊看。這時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衣服穿得很樸素，面貌也很俊秀，在門口探頭張了一下，年長的少女便把手一指道：「大弟來了，進來進來。」少年只得走進來，同時向衛姓少年招呼，彼此說聲恭喜。少女道：「大弟可打牌嗎？」他站在克家背後，搖搖頭道：「我不會的，你們都是健將。」克家回頭一看道：「你是不贊成的，道不同不相爲謀。」婦人見了他，板着面孔不開口。兩少女也只顧打牌，不再多說。恰巧克家一副做莊的大兩番，喜得跳了起來。大家注意在牌上，少年獨自悄悄地回身走去了。婦人等他走後，便道：「這種書獃子有精神病的，獸頭獸腦，你們去理睬他做甚？」年長的少女笑道：「克繩大表弟是老實人，他的脾氣確乎與衆不同。」婦人道：「別談他罷。我見了他總是氣，你們不要笑他。他別的事都獸，獨有一件事不獸的。」少婦問道：「什麼事不獸呢？」於是婦人將嘴一披，告訴出三件不獸的事。

## 第二章 憎愛分明後母心

婦人是誰呢？著者在伊開始要講不獸的事，先要把他們的家世略述一下，好使讀者明瞭一切。原來那婦人姓秦，是城中鄉紳之家的女兒。伊的父親早已故世，家道也漸漸衰落，不過蘇州人喜歡保持體面，內中儘是空虛，外面却仍要好看，不肯有損世家的故舊門第。秦氏自幼嬌養成習，伊有一個哥哥，名有華，是坐吃不做事的。生有兩個女兒，長的

聞名素文，幼的名喚素貞，都是非常美麗，在城中一個女學校裏讀書。有華一天到晚在家中吞雲吐霧，一榻橫陳，以爲天下最樂的事。有時聚集幾個朋友在家作方城之戲，所以他的兩位小姐對於麻將撲克也是精而且熟的。秦氏擇婿，葦葑目光甚高。伊的母親很是寵愛伊。說媒的來了無數，都是撮合不成。後來年華逝水，一去不回，未免漸有櫻梅之感。方纔有一家親戚代伊執柯，許配於莊家的莊少雲爲續絃。莊家是住在闔門城外，在南濠街上開一家顏料行。少雲自幼經商，長袖善舞。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發生的當兒，凡是經營顏料業的商人無不獲利什百，大大地發一筆財，如貝家奚家那些富戶是人人知曉的。而莊少雲因此也賺有數十萬之多，所以在後面建築起一座歐式的新屋來，大家都知道莊少雲發財了。可是少雲雖然發財，而他的夫人曾氏忽然得着急症逝世。雖然遺下一個二三歲的男孩子，名喚克繩，而接情度理，少雲勢不得不再求鵬絃重續。過了半年，他自己一有了表示，冰上人絡繹而來，於是經親戚的介紹，方纔聘定了秦氏爲繼室。莊家素慕秦氏是名門閨女，而秦家却喜悅莊家是新興富商，因此結了朱陳之好。秦氏初歸莊家時，品貌甚佳，沒有一個不稱讚，且說秦氏有福氣，以前死去的曾氏沒有福氣享受了。秦氏起先對於克繩尙無惡意，後來他自己生下了克家，容貌又較克繩可愛，幼時就十分聰明，因此伊就憎惡克繩，漸漸待克繩不好，而對於克家却是風吹怕肉痛的鍾愛異常。凡是克家要什麼，伊總是千順百依，博伊兒子的喜歡。少雲有季常之癖，內裏一切大權，都握在秦氏手掌裏，自己反不得作主，很想耶翼克繩而不能。有時反致因克繩問題，而夫婦之間發生勃谿，加添不少氣惱。少雲很急切栽培兩個兒子。在他們弟兄倆幼年的時候，特地請了老師宿儒在家裏教他們讀書。克繩性情溫厚，質樸無華，見了人訥訥然不會說什麼話，而讀書十分用功，孜孜矻矻的埋首窗下，目不窺園。克家却常常跳踉嬉戲，天性甚是聰明伶俐，經先生一教便能穎悟，雖不常伏案，而所讀的無不明瞭，因此先生又讚美克家了。秦氏知道後，自

負伊的兒子是個神童，足以壓倒乃兄，特地拿出一筆獎金來獎勵伊自己的兒子，寫了克家的名字，把來存在銀行裏。又常常代克家做新衣服，裝飾得如王孫公子，華貴非常。祇苦了克繩，除了他的父親偷偷憐愛他，還有誰來愛他呢？秦氏又逢人誇讚克家的好處，對於克繩却有貶無褒。行裏大小職員，以及親戚們，大都趨炎附勢，要討秦氏的好，當着秦氏的面，沒有一個不稱讚克家是個濁世佳公子，秦家千里駒。就是有人不以爲然的，也不敢在秦氏面前袒護克繩，敢說克家半點兒不是。遂養成了克家的驕心，往往自作聰明，眼高一切，不敬重他的哥哥。甚且時時奚落克繩，譏笑他行爲癡獃。弟兄倆年紀漸長，到學校裏去肄業，克繩的成績也不錯，可是秦氏總說克家好，少雲心裏常要爲克繩隱憂，將來不免要吃他兄弟的虧。果然事實是如此了。有一年少雲忽患傷寒重症，一病不起。臨終還囑秦氏要放寬度量，把兩個兒子一例好好兒栽培成人，休要偏袒克家，苦了克繩。秦氏口裏雖然答應他，心裏却是依然不贊成伊丈夫的說話。少雲在世時，伊尚且憎厭克繩，少雲故世以後，伊更要歧視克繩，白眼相向，怎肯聽伊丈夫的說話呢？伊的心裏暗暗計算丈夫的遺產很多，倘然沒有克繩時，伊的兒子克家便可一人獨得。現在却不能够打如意算盤，將來不是弟兄二人均分嗎？因此伊把現金暗地裏隱藏在自己名下，他日可以讓給克家。處處地方對於克繩不懷好意。又因母家時告匱乏，伊也要暗中接濟伊的哥哥和母親。後來伊的母親逝世，喪葬的事一切都由伊拿出錢來料理，好在莊家沒有別人可以管他的帳。克繩年紀又輕，處於繼母壓迫之下，什麼都沒有他的份兒，竟如寄人籬下，苦痛滿懷，有了眼淚向誰去哭呢？克繩克家本來一起在城內某某初級中學讀書的，但是克繩正當初中卒業的時候，忽然生了一場瘧疾，病了二三個月，等到全愈時，已在暑期，缺了學分，不能去赴會考，得不到畢業文憑。依着克繩的心思，要想法補讀後再去考試。誰料秦氏一心妒忌他，不使他畢業，只說他身體有病，不宜再讀，聽從醫生的諄囑，在家休養。又因行裏缺少職員，便

教克繩在自己顏料行裏幫做事。對外只說行裏的事須有自己人管理，方可發達，克繩年長，自己渴望他將來能够繼承父業，所以教他不再求學，就習本業，說得一片道理，無可駁斥，而伊在暗中却叮囑經理先生不要把實權交給克繩。經理先生觀透秦氏之意，當然朋比爲奸去欺負克繩，祇教克繩寫寫信，守守店，不使他熟悉其中經絡門檻。一切帳目也不給他顧問。弄得克繩投閑置散，無事可爲，十分無聊。心中要想讀書，而事實上却又不能。做店員本非他的志向，奈何委屈忍受，而一顆很熱烈地求學之心，終不肯因此稍懈。自己把家中所有的書籍細細參閱，碑帖徐徐臨摹，又節省了錢去入函授學校，中英文同時並修。秦氏奈何他不得，所以時時罵他爲書獃子了。後來克家也在初中畢業，照例升入高中，而克家却在他母親面前嚷着要到上海去讀書。因爲他有一個同學姓高名其達的，他的姊姊嫁在上海，他嫌在蘇州讀書太呆板而不快活，經他的姊姊相邀，遂決定在下學期到上海立人大學的附中去肄業。要想招幾個同伴一起去，故慫恿克家也到立人附中去投攷。克家遂向他母親吐露自己的意思。秦氏起先不贊成克家到上海去求學，以爲克家年紀尚輕，祇有十六歲，住宿在校中，飢寒飽暖，恐怕自己還不能當心自己，更使伊要懸懸於心。但是克家一聽他的母親攔阻，他立刻擻起着嘴，露出一臉不高興的樣子，甚至飯也不要吃，睡在床上不起來。秦氏樣樣依從他的，惟有這一遭勸阻了數語，克家便異常不快，一定要達到他的目的。果然最後勝利完全屬了他，因爲秦氏拗不過伊的兒子，祇有答應他了。自從克家赴滬求學以後，秦氏時時思念克家，曾有一次親自到上海去看他。克家却祇要金錢，東出花樣，西有問題的向他母親予取予求。半年之中秦氏匯去了不少，却沒有告訴人家知道，代伊的兒子包瞞，恐怕別人家要說伊私心太重呢。這個新年裏，克家校中放假回家度歲，秦氏又代他新製了一身西裝，天天燒精美的菜肴給他喫，恐他在上海學校裏沒有好的吃到。誰知克家時時在外邊吃館子呢？今天克家遊不到鄧尉，十分掃興，秦氏正

苦無法使伊的兒子快活，便自己好像有了重大的心事一般，不覺愁悶，幸虧母家有人來了。伊的姪女素文素貞都是玲瓏活潑的女兒家，又有姓衛的少年名喚又玠，是他們同居，寄名於伊哥哥的，所以彼此都是親戚。衛又玠在觀前開設一家照相館，常要請克家去攝影，大照小照，一律義務贈送。克家的粗會攝影，也是衛又玠指導他的功勞，所以往還也很密切的，今日帶了伊的妻子和小兒一起來拜年，大家湊熱鬧打起牌來，人情最是勢利不過的，大家祇知道阿附克家，好像莊家祇有這一個小主人。克繩忝爲長子，在莊家却如寄生的人，秦氏陌路視之，見了他總是冷冷地不交談一語，因此克繩見了秦氏，當然十分畏憚不敢親近，要錢時也祇向經理先生支取，不敢去和秦氏開口。秦氏還知照經理不要給克繩多取錢，待他甚是苛刻，時多厭他。兄弟二人比較起來，天遠地隔了。此刻秦氏要講克繩一件不歡的事，當然又是誹謗他。衛又玠夫婦是秦氏一邊人，所以要秦氏告訴他們聽。秦氏遂信口開河地說道：「人家都說克繩老實，我說他是死貓活賊，外面看起來獸頭獸腦，什麼也不懂。見了我們却鬼鬼祟祟的遠而避之。他不和我親近，我怎麼高興去理他，讓人家編派我做後母不是便了。做了後母免不了得要受惡名的。幸虧我自己也有兒子，將來不希望他。」衛又玠的妻子開口道：「伯母說的不錯。克家弟比較他哥哥又聰明，又靈活，才貌出衆，伯母的福氣真大哩。」秦氏微笑道：「托福托福，他們弟兄一樣在學校讀書的，可是克繩的成績差得多了，所以我要他留在行裏學管些店事和生意經，這也是我的好意。誰知他背地裏常怨恨我不給他讀書，真是不識好歹。」素文將手搖搖道：「姑母這些話不要多說，我們都曉得的，請你快說他的不歡的事給我們聽，好不好？」秦氏遂將手向東邊一指道：「這裏東鄰住有一家姓唐的人家，因爲也是我家的房產，所以在店堂後面天井裏有一扇門是和他家相通的。他們大門關上，常常從我這裏出進以爲便利。少雲在日已答應了他們，所以一直做了老例，我也未便禁止了。唐家的主人唐佩之和少雲也是